

你与黄河

上



浙江文艺出版社

司马翎作品集



你与黄河

上

「台湾」
司马翎 著

目录

第一章	英雄救美	1
第二章	禁果奇功	23
第三章	波谲云诡	44
第四章	鞭刀无情	64
第五章	豪气凌云	81
第六章	红粉知己	101
第七章	一登龙门	119
第八章	分尸大阵	139
第九章	冰宫雪女	159
第十章	敌乎友乎	177
第十一章	扑朔迷离	196
第十二章	为师屈膝	214
第十三章	香饵诱敌	226
第十四章	冰宫绝艺	250
第十五章	天罗地网	268
第十六章	师恩难报	287
第十七章	虎尾春冰	304
第十八章	罪魁祸首	323
第十九章	请君入瓮	341
第二十章	真相大白	359

第二十一章	最后胜利	378
第二十二章	如此师徒	397
第二十三章	正邪合作	415
第二十四章	以毒攻毒	434
第二十五章	香闺藏身	449
第二十六章	佛门救美	470
第二十七章	奸邪肆暴	487
第二十八章	笑里藏刀	506
第二十九章	天翻地覆	524
第三十章	生擒活捉	541
第三十一章	雌雄斗智	556
第三十二章	迷仙秘窟	573
第三十三章	智救群豪	589
第三十四章	兵分两路	608
第三十五章	霹雳暴雨	626
第三十六章	柔情妒意	644
第三十七章	第三势力	661
第三十八章	携手同盟	679
第三十九章	划地为牢	694
第四十章	生死一线	712
第四十一章	千古艰难	728
第四十二章	请命求方	747
第四十三章	斗智拚命	763
第四十四章	险死还生	781

第四十五章	计取红花	799
第四十六章	重振雄风	815
第四十七章	雄才大略	831
第四十八章	一击之威	851
第四十九章	英雄时势	869
第五十章	力挽狂澜	888
第五十一章	翻云覆雨	905
第五十二章	步步危机	923
第五十三章	古潭魅影	939
第五十四章	纵横捭阖	957
第五十五章	转败为胜	974
第五十六章	余情袅袅	993
第五十七章	威加武林	1010
第五十八章	饮马黄河	1028
代 后 记	一代宗师司马翎	1043

侠



1 英雄救美

午后的骄阳，无情地曝晒着大地，树木野草都显出无精打采的样子。在那荒凉的旷野中，一个白衣少女轻灵迅速地踏过深茂野草，接着躲藏在一堆又高又密的草丛中。

她一头乌黑发亮的秀发，披垂肩际，有着挺秀的鼻子，小巧红润的嘴唇和澄澈深邃的双眸，这一切，组合成一张美丽的面庞，却自然流露略带忧郁的气质。

这刻她惊恐地转动眼珠，从草丛缝隙中向外窥视，在她藏匿之处数十丈之内，一群银衣大汉正展开搜索，人人手握刀剑，在午阳之下，不时闪耀出一阵刺眼的强烈光芒。

这一群劲装大汉，约莫有二十余人，个个动作矫健，面积甚广，不时发出一种奇异的“呜呜”声互相联络，这呜呜之声，此起彼落，忽远忽近，越发显得声势浩大和使得气氛特别紧张。

那白衣披发少女听得一阵步声迫近，而且似是向她蹲伏之处奔来，不由得全身一阵发抖，幸而四下草木都被山风吹动，所以她虽是弄出簌簌的声响，却不致惹起敌人的警觉。

一名面目粗豪的劲装大汉在左方出现，相距极近，白衣少女好像想闭起双眼不去瞧看，但终于鼓起勇气瞪大眼睛向左方望去。

突然间，一道雪亮刀光破开茂密的野草，向她面门迅急劈落。那白衣少女骇得全身一震，竟不会闪避。说时迟，那时快，这口长刀却突然停止，刀尖离她面门只不过尺许之远，那雪亮的光芒和森森的寒气，实在令人畏怖惊恐！

那大汉虽是一刀向草丛中刺落，但双眼却游望着别处，敢情他并不是发觉了白衣少女而出的刀，只不过是随手劈刺探道，免得被匿伏在草丛内的敌人暗算之意。

他把左手捏着的一枚银制哨子放在口中，呜呜地吹起来，每一次是连续三下短音，想是向首领表示不曾发现敌踪。

白衣少女从袖中摸出一把尺长的匕首，绿色的皮鞘上，镶嵌着许多珍宝，极是贵重华丽，她咬咬牙，轻轻拔出匕首，只见那仅有数寸长的锋刃，呈现蓝汪汪的颜色。

那劲装大汉转个身，一面查看经行过的来路，一面倒退着继续移步。

他一只脚刚落在白衣少女的匕首旁边，她玉腕向前一送，匕首锋刃无声无息地刺透那大汉的厚皮裹腿，扎入肉内。

她此举原本很无聊，因为小腿既非人身要害部位，而且那匕首甚短，至多使对方疼痛一下而已。

然而那劲装大汉却面色一变，手中长刀作出刺扎反击的姿势，闻时张口想叫，但这两种动作都没有做到，便即僵硬地跌倒在草丛之中，毫无声息。



白衣少女双手发抖地把匕首归鞘，这个大汉已是丧命在她手底的第五个人，她一想起这一点，就仿佛见到自己的双手染满了鲜血。

白衣少女在面前的地上拾起一枚银制哨子，那是对方想开口大叫时掉下的。

四下传来呜呜的声音，她侧耳听了一阵，发觉这一大群追兵已经移前了十多丈，心中微感安慰，正要起身向相反的方向奔逃，忽听一声哨响迅速移来，她立刻晓得不对，因为这一声哨声不是连续的三下短音，而是一下长音，其次这吹哨之人本已到了前面，

现在却是回身奔来。

她虽是感到惊慌，但仍然猜得出这变故的原因，莫非是领头之人发觉部下少了一人，所以回身寻找？

当下把银哨放在嘴中，连吹三下短音，果然呜呜哨音起处，又转了回去。

她不敢再逗留，起身张望一下，这旷野中地势起伏，到处都有树木山石和高长茂草，见不到一个人影，于是拔脚便向相反方向奔去。

但见她有如一头白鸟般地贴地低飞，身法甚是迅速轻灵，她便是倚靠轻功很好，才能屡次漏网脱身。

片刻间，她奔入一座山谷之内，这座山谷尽是巉巉岩石，草木不生，她心想此处不能藏匿，须得尽快离开。正要举步，忽见右方的一片陡峭石壁下面，有个宽大的山洞，洞前有数十块石头齐整地叠起，恰好把洞口封住大半。

她一望而知，这些石头是人力叠起，因此心中甚感奇怪，忖道：

“我被那一群恶汉追赶至此时，沿途数十里不见人迹，但这儿却有个山洞遗留人力的痕迹，难道这个山洞之内还有人居住不成？”

她本来不是好奇多事的人，这刻却不知如何很想探看究竟，踌躇了一下，终于向那斜坡奔去，眨眼间，已奔到石壁底下那山洞前面。

洞口的上半截仍然空着，因此她打算从叠起的石块攀上去，瞧瞧洞内情状。

突然间，听到一阵步声，回头一望，只见四名银衣劲装大汉疾快奔入谷内，他们见到白衣少女在石壁下，已不能再往那边奔逃，下来的话，又被他们截住逃路，不由得都纵声大笑，甚是得意。

他们唰地散开，然后一起向斜坡迫近。白衣少女骇得不住发抖，这时她已放弃了逃走之想，双腿一软，贴着洞口石墙坐下。

最左方的劲装大汉察看这地势一眼，喝道：

“余忠，在底下把守，用不着上来。”

那个名叫余忠的大汉应了一声，迅即退落谷中。这为首的持剑大汉和另外两个持刀大汉，霎时间，已迫近洞口，他举手拦住其余两人，说道：

“这个妞儿大模大样地坐下等候咱们，定必有诈，你们须得小心留意，如若她出手反抗，格杀不论。”

要知他们这一帮人马为了擒拿这个少女，已经伤亡了五名弟兄，因此他们现在可真不敢小觑此女。

这为首的大汉目光转到石洞上，打量了一下，发觉其中的古怪，更加戒惧于心，不敢冒失扑过去出手。

那白衣少女已经横下心肠，任从命运摆布，于是瞧也不瞧对方一眼，右掌探入左袖之内，握住匕首，心想：“我只要割破手指头，剧烈无比的毒刀，立刻就结束了我的性命，唉！我的性命虽然不值钱，但可怜两位师姐毫不知情，日日在庵中苦等我把消息带回去……”想到此处，不由得幽幽长叹一声。

那为首的银衣大汉喝道：

“你是乖乖地跟我们走？还是要我们动手拿下，绑起来扛回去？”

她没有回答，一个持刀大汉沉声道：

“这妞儿一味装聋作哑，手段却十分毒辣，依我说，这就一刀杀死，既替受害的弟兄报了仇，又省得咱们少帮主胡思乱想。”

另一个持刀大汉接口道：

“这话有理，想想看，咱们少帮主身份何等尊贵，岂能被一个全无来历的哑巴丫头迷住，而将来咱们还得尊她一声夫人。”

为首的持剑大汉下了决心，点头道：

“好，就这么办，回头但说她拒捕时被咱们失手格杀！”

两个使刀的大汉一左一右地跃上去，分别落在白衣少女两侧。她突然抬头向这两人望去，面上神情极是宁恬，呈现出一种奇异的美丽，对方两人都不觉一怔，似是被她的焕发容光所慑，呆了一呆，其中一个首先警觉，心想：“这丫头说不定就是狐狸精变的，要不然怎会把老子迷住？”当即扬起长刀，向她头上砍落。

刀光闪耀之时，石洞内忽然传出一阵朗朗大笑，白衣少女本已把袖内的匕首从皮鞘中拔出，一只手指向锋利无比的刃口上按去，耳中一听笑声，恰恰来得及停止这自杀之举。

扬刀砍落的大汉闻得笑声之时，虽是面色一变，但手中长刀仍然电掣般砍落，石墙缝隙中一根细竹子“嗤”一声刺出，竹尖从白衣少女头顶刺过，恰好挡住长刀，微响一声，那把锋快的长刀不但没有砍断这根细竹，反而被细竹子上的一股劲道弹起老高。

一条人影从洞口上半截的空隙中跃出来，宛如飘棉落絮般无声无息地站在白衣少女身边，他的动作极快，反手已抽出那根竹子，呼一声斜划出去，恰恰挑中另一柄长刀。

他感觉出对方这一刀招猛力沉，大有置他死地之意，顿时勃然大怒，泛起满腔杀机。

只见他手中竹子像灵蛇般颤动刺出，快如电光石火，教人难以瞧得清楚。一个持刀大汉惨叫一声，已被竹尖点中胸口要穴，一跤跌倒，顺着斜坡骨碌碌滚下去。

余下那名持刀大汉赶快跃退，与为首的大汉会合。直到此时，他们才瞧清楚这个突然出现的人，头发蓬松，胡髭满面，一身衣服又污脏又破碎，事实上，此人身上只有一条短裤，其余外面衣裤全部破裂不堪。

但他双目中神采奕奕，而且一看而知年纪甚轻，最多只有二十来岁，意态轩昂，气概英雄，完全不似一个山居落魄的野人。



他目光凌厉地望住对方两人，怒声道：

“原来号称替天行道的银衣帮，尽是强梁凶横之辈，视人命如草菅，嘿！嘿！”

那持剑大汉沉声道：

“你既然得知敝帮威名，那就好办了，你报上万儿来吧！”

那形如野人的轩昂少年踏前几步，朗声大笑道：

“别人怕你银衣帮，我朱宗潜却很有意思跟你银衣帮碰一碰，来吧！把底下那厮也叫上来，我要凭这根竹子把你们通通留下。”

持剑大汉微凛忖道：

“莫非这朱宗潜已练到折竹当剑的地步？若是如此，我们再来一百个也不是他的对手。他的名字从未听人说过，敢是假的？”

他表面不动声色，缓缓道：

“何须以三敌一，你未免太自负了。区区樊诚，虽然在敝帮中只是个小头目，但还不把尊驾放在眼内，你亮兵器吧！”

这樊诚到底是个老江湖，这刻不动声色的试探对方原本是不是使剑的，如若是练剑之士，他便准备设法撤退。但听朱宗潜应道：

“笑话，对付你们也得使用兵刃的话，我就干脆回家抱孩子去，还说什么游侠江湖？闲话少说，快快动手。”

樊诚冷笑道：

“少吹牛，提防风大闪了舌头。你若是使剑的，老子把剑借给你使。”

朱宗潜忽然皱起眉头，眼中闪过不安的光芒，他没有听进对方的话，心中只涌起速战速决之念。当下大步上前，细竹一抖，发出尖锐劈风之声，迅快向持刀大汉攻去。

他这一出手，但见他气度坚凝，细竹劈出之势，凌厉无匹，

但姿态却十分潇洒飘逸，甚是悦目。

那持刀大汉急急挥刀封架，手法极是雄健。但见长刀电掣般翻起削中细竹，却嗡一声弹了回去。那根细竹毫不留情，嗤一声刺入他咽喉要害，顿时栽倒，滚向坡下。

朱宗潜一迈步间，手中细竹疾攻樊诚，他那急于诛杀对方的神情完全流露无遗，使得樊诚既惊又疑，不知他何故如此怀恨？

细竹破空刺到，樊诚见他来势凶毒，赶紧使平生绝艺，一招“奇兵突出”，挺剑反刺对方胸臂间要穴，以攻代守。

朱宗潜细竹去势毫不停顿，对敌反击之威，视如无睹，似是决意与敌人拼个同归于尽，他这股气概，登时震慑住樊诚，使他猛一失惊，剑势略滞。

哧声微响，樊诚胸口要穴被袭，一跤仰天跌倒，那朱宗潜却在间不容发之际侧身避让敌剑，剑锋过处，把他胸侧破衣削落一块，端的说得上是险到极处。

朱宗潜连毙二敌之后，长啸一声，举步奔落斜坡。底下那个持刀大汉一瞧连樊诚也走不上一招，吓得拔腿便跑。朱宗潜身法奇快，霎时间，已越过斜坡。以他这等速度想追上那持刀大汉，根本不是难事，然而他却在堪堪赶上之际突然停住脚步，凝立不动。

转眼间，那银衣大汉已奔出谷外，身形消失不见。

朱宗潜站在那儿动也不动，白衣少女发觉情形不对，讶疑地站起身，默默奔下斜坡，走到他的身边。

那白衣少女在朱宗潜的身边一站，便听到他沉重急促的喘息之声。这才明白他为何忽然停步不追，同时也恍然明白，何以急于杀死对方，敢情他身上有病，自知快要发作，所以须得马上解决了对方，如若不然，那就只好等死了。

她感激地瞟他一眼，转到他对面，但见他面色赤红如火，不过双眼仍然清醒地睁开。她向他比了几个手势，一望而知乃是询

问他何处痛苦以及该怎么办意思。

朱宗潜心中仍然清醒如常，但全身炎热难当，有如投身洪炉之内一般，四肢早已麻木，全身不能移动，他见那白衣少女比划手势，心想她原来是个哑女，只不知聋不聋？但这刻他已不能比划手势，甚至连说话也十分艰难。他吃力地道：

“我不要紧……过两三个时辰就会痊愈……”

白衣少女欢悦地向他一笑，用手势问道：

“我如何帮忙你才好？”

朱宗潜勉强支撑着不让自己昏过去，道：

“你快走……银衣帮的人一会儿就会赶到。”

他接着呻吟数声，又道：

“快走……我就要失去知觉……不能出手帮助你了……”

白衣少女不禁为之怔住，她深知朱宗潜若在银衣帮手中，那是非死不可。而他居然不要自己帮忙，只叫她快走，这等心地胸怀，当真是举世罕睹，更是她自从踏入江湖以来第一个真正对她好的人。



朱宗潜已支持不住，身躯向后便倒，白衣少女张开两臂抱住他，但觉他全身滚烫之极，好像抱着一团火。但她却咬牙熬忍着，不肯放手。

她把朱宗潜抱了起来，放步奔去，一会儿就出了此谷。放眼望去，但见丘陵起伏，荒野绵延，处处都堪以躲藏，当下心头一宽，迅即奔去，她的体形虽是娇小，刚才面对银衣帮之人又如此休弱，但力量却不小，抱着朱宗潜奔跑之时，一点也不显得吃力。

奔出数里，忽见一条浅溪，蜿蜒山野中，她立刻跳落溪中，涉水向下游走去，此举一则可以消灭奔走过痕迹，二则这条浅溪两边都是树木茂草共生，人行其中，远处的人绝对瞧不见。

沿着浅溪奔行了数里，但觉怀中朱宗潜身上烤人的炙热，已经减退，她已累得一身香汗，疲乏不堪，记得在奔逃之际，有几次差点受不住他身上的炙热而把他放下，现在终于熬过了。

她晓得自己必须赶快休息一下，否则便将支持不住而昏倒。当下奔上岸边一块平坦草地，轻轻把朱宗潜放下，伸展一下四肢，便坐在他的身边，收摄心神，开始运气调息。

过了不久，她发觉不对，睁眼一瞧，只见朱宗潜不住地发抖，面色惨白，似是十分寒冷。她顿时泛起满腔怜悯之心，赶快把他抱起来，用自己的身躯紧贴着他，尽力使他温暖。

霎时间，朱宗潜的身体越来越冷，不久简直跟冰块一样。

这还不大要紧，最要命的是他好像能吸收对方的体温，因此，不到片刻功夫，白衣少女已冷得面无血色，全身上下都颤抖个不停。

当她冷得几乎僵死之际，脑海中不禁闪过暂且放手躲开之想。但又想道：

“连我也冷得熬受不住，他的痛苦定必百倍于我，岂可在這時候离弃了他？”

她真是冷得死去活来，终于昏迷过去。不知过了多久，悠悠醒转，但见自己仍然睡在朱宗潜身上，两人的体温都恢复常态，而她却感到极度疲乏，好像曾经不停地披星戴月，跋涉千山万水一般。

朱宗潜仍然昏睡如死，白衣少女想道：

“他这病奇怪之极，一热一冷都凶得很，而我也累得筋疲力尽，若然不想一同被虎狼吃掉，须得找到有人烟之处求助才行。”

当下勉强爬起身，穿过树丛，奔上一处丘顶，放目四望。但见东北角上有一股炊烟，从树林后升起，想道：

“若是追出之人，定必带着干粮食用，怎肯生火烧饭露出形迹，我且前往碰碰运气。”

她回去把朱宗潜背起，向东北角奔去，好不容易穿过树林，但见山坳处有一排房屋，大多已坍塌不堪居住。左首的一家尚还完好，大门开着，炊烟从屋后升起。

白衣少女硬着头皮向那间屋子走去，到门口向屋里一望，只见一个老人蹲在后门，想是照顾灶间柴火。

她心头稍宽，举手敲一敲，那老人转回头，讶道：

“你们怎么啦？”

白衣少女把朱宗潜放下，向他比划手势，老人毫不糊涂，一看就懂，说道：

“这人生了重病，一时冷一时热是不是？好，你们进来吧！让他在床上躺着，你们运气还不错，我老头子几十年来不知救活了多少人，眼下说不得也只好救他一命。”

她把朱宗潜放在床上，但见被褥十分洁净，嗅不到一点老人家的气味。暗想：

“这位老人家倒是干净得很。”当下也坐在床边休息。

老人站在丈许外，远远望着病人，问道：

“他忽冷忽热之后才昏厥过去是不是？”

白衣少女点点头，老人又道：

“只不知他发烧了几日，才有大寒大热之象？”

她摇摇头表示不知，老人为难地道：

“这就糟了，他昏厥如死，当是伤寒或厥症，如是伤寒，定先发热数日，方有厥象，继而手足冰冷，是为阳厥之症，乃阴血不归于阳气之中，内热而外假寒。此等之症，伤寒中最多，但伤寒之厥仍传经之病，故先发热数日始行发厥。两者既然不同，便不可用伤寒之法医治此等之厥……”

他说得头头是道，白衣少女反而感到宽慰，心想：

“朱宗潜合当得救，竟不意遇上名医。”

老人缓缓走到床边，忽然惊道：

“你身边有什么毒物？快快走开，或是放置远处，才可接近病人。”

白衣少女更是佩服，连忙起身把匕首放在墙角，暗念：

“此老当真不同凡俗，连我带着毒匕也能得知。”

白衣少女回转床边之时，发觉老人的背影，以至颈项上的皮肤都不类老人，但仍然不放在心上，往床沿一坐，老人已按诊过朱宗潜脉息，喃喃道：

“奇哉怪也，他六脉调和，哪有一点病征？我且用针灸之法试试便知。”

他回身走去，白衣少女也没注意，突然间，听到一阵朗朗大笑，转眼一瞧，但见那老人手中拿着出了鞘的匕首，得意洋洋在面前挥划，啸声刚劲震耳，显示出深厚的内力，他道：

“姑娘可知区区是谁？”



白衣少女讶然摇头，只见他一手除下假发和其他伪装，出现了一张浓眉勾鼻的面孔，流露出诡诈阴险的神情。

他道：

“区区乃是新近出任银衣帮两堂八坛中的平八坛香主计多端是也。本坛前此在帮中效力多时，一直都是舵主之位，幸得少帮主错爱提拔，才能吐气扬眉，擢为一坛香主，独当一面。本坛为了报答少帮主知遇之恩，纵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此所以本坛这次调集全坛高手，定要把姑娘请回去见见敝少帮主。”

说话之时，门口与后窗都出现人影，把逃走之路封住。这计多端睥睨顾视四下一眼，又道：

“本坛自生还的兄弟报案之后，再度展开搜索，发现只有一个人的足迹，不但是姑娘的足迹，而且显然甚是沉重，因而推测出那姓朱的不知为何不能行走，由姑娘背负而行。当下想出计策，

挑选了三个精明能干之士，连我一起四人，分在四处地方玩起炊烟，又乔扮为老头子，只等你们自投罗网，殊不料居然落在本坛手中。可见少帮主福命与众不同，凡有图谋，莫不顺心遂意。”

他挥动匕首，大步走近床边，眼见白衣少女大有不甘束手就擒之意，当时即就冷冷喝道：

“姑娘请勿妄动，须知你纵是躲得过毒刃，但床上的病人却不会闪避。”

白衣少女吃了一惊，眉宇间流露出郁郁之色，轻轻叹一口气，移开眼睛不去瞧看他。

计多端一挥手，两名银衣大汉奔入来，迅即把朱宗潜扛出屋外，白衣少女目光不舍地跟去，但见他们把朱宗潜丢在地上，迅即用一种具有弹性的筋索把他双手双足倒剪绑住。

门外又出现一顶软轿，计多端道：

“请姑娘上轿。”

那白衣少女迟疑了一下，终于起身出门，钻入轿内。计多端阴声笑道：

“姑娘果然很识时务，只要你肯听话，那姓朱的便可安然无事。如若不然，我们先杀死他，再对付你。”

软轿行得甚急，她不时从缝隙中回头窥看，但见计多端和四个强悍大汉跨乘长程骏马跟在轿后，再后面还有一顶软轿，朱宗潜便在轿中。

整整疾行了一昼夜之久，清晨之际，这一队人马驰入一座占地极大的庄院之中。

白衣少女向外探视，但见庄内房屋高大整齐，建造得十分坚牢，四下甚是肃静。偶然有人影掠过，也尽是银色劲装的壮汉，见不到一个庄稼人或是妇女儿童。因而不问而知此庄必是银衣帮的一处要地。

那计多端所过之处，所有的人见了都躬身行礼，显得威权甚